

26

你总算能对他作这番回顾，这个注定败落的家庭的不肖子弟，不算赤贫也并非富有，界乎无产者与资产者之间，生在旧世界而长在新社会，对革命因而还有点迷信，从半信半疑到造反。而造反之无出路又令他厌倦，发现不过是政治妙作的玩物，便不肯再当走卒或是祭品。可又逃脱不了，只好带上个面具，混同其中，苟且偷生。

他就这样弄成了一个两面派，不得不套上个面具，出门便带上，像雨天打伞一样。回到屋里，关上房门，无人看见，方才摘下，好透透气。要不这面具戴久了，粘在脸上，同原先的皮肉和颜面神经长在一起，那时再摘，可就揭不下来了。顺便说一下，这种病例还比比皆是。

他真实面貌只是在他日后终于能摘除面具之时，但要摘下这面具也是很不容易的，那久贴住面具的脸皮和颜面神经已变得僵硬，得费很大气力才能嘻笑或做个鬼脸。

他生来大概就是个造反派，只是没有明确的目的，没有宗旨，没有主义，不过出于自卫和本能，后来才明白那造反派也落在人的指挥棒下，已经晚了。

他从此没了理想，也不指望人家费脑筋替他去想，既酬谢不了，又怕再上当。他也不再空想，也就不需要花言巧语骗人骗己。现今，对人对事都已不再存任何幻想。

他不要同志，无需和谁同谋，去达到一个既定的目标，也就不必谋取权力，那都过于辛苦，那种无止境的争斗太劳神又太费心，要能躲开这样的大家庭和组合的集团，真是万幸。

他不砸烂旧世界，可也不是个反动派，哪个要革命的尽管革去，只是别革得他无法活命。总之，他当不了斗士，宁可在革命与反动之外谋个立足之地，远远旁观。

他其实没有敌人，是党硬要把他弄成个敌人，他也没辙。党不允许他选择，偏要把他纳入规范，不就范可不就成了党的敌人，而党又领导人民，需要拿他这样的行为作为靶子来发扬志气，振奋精神，鼓动民众，以示奋慨，他便弄成了人民公敌。可他并不同人民有什么过不去，要的只是过自己的小日子，不靠对别人打靶谋生。

他就是这样一个单干户，而且一直就想这么干，如今他总算没有同事，没有上级，也没有下属，没有领导，没有老板，他领导并雇用他自己，做什么便也都心甘情愿。

他也就不那么愤世嫉俗，照样食人间烟火，还特爱好祖国的烹调，这也是从小养成的胃口，他母亲就做的一手好菜。他当然也吃西餐，法国大菜自然不用说，意大利的通心粉据说是马可波罗从大唐帝国带去的，可撒的调料却是中国没有的干奶酪。日本生鱼火锅蘸上冲鼻子的芥末，还有俄国的鱼子酱，特别是黑色的，也都蛮好吃。再如朝鲜的烤肉和酸辣泡菜，如果又能就上印度薄饼的，想必会是一绝，他只是吃不了淡而无味的肯特鸡，胃口有点挑剔，也因为他童年毕竟沾过点好日子的边。

他还好色，少年时就偷看过他母亲还年轻美好的裸体，在他母亲的洗澡的时候。从此，由衷喜爱漂亮的女人，而他没女人的时候，便自己下笔，写得还相当色情。他毫不正人君子，

甚至羡慕唐璜和喀隆诺瓦，可没那艳福，只好把性幻想写入书中。

这就是你给他写的鉴定，以代替在中国没准还保存而他永远也看不到那份人事档案。